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陈鸿勋.....   | 曾启达 (1)          |
| 罗大春.....   | 高中元 (3)          |
| 邹馨兰.....   | 邹保熙 (6)          |
| 吴慕尧.....   | 吴恩荣 (9)          |
| 吴传声.....   | 方 文 (15)         |
| 夏同和.....   | 夏元仁 奎培忠 (22)     |
| 张玉麟.....   | 张 宁 (24)         |
| 周治南.....   | 方 文 (28)         |
| 吴会贤.....   | 三穗县志办公室 (34)     |
| 王泽龙.....   | 龙宪杰 (37)         |
| 张蕴良.....   | 李光厚 (43)         |
| 周志群.....   | 万国胜 王国华 袁有虞 (47) |
| 周恭寿.....   | 陆显勋 金培忠 (56)     |
| 甘凤章.....   | 甘凌杰 (62)         |
| 周绍阳.....   | 金培忠 (73)         |
| 戴世隆.....   | 金培忠 (81)         |
| 廖昌斗.....   | 甘 辛 张 宁 (88)     |
| 李世荣.....   | 陈远卓 (92)         |
| 周治昭.....   | 李光厚 (103)        |
| 黄禹坤.....   | 李光厚 (109)        |
| 储琢轩.....   | 吴展明 李光厚 (113)    |
| 陈培光.....   | 甘 辛 (119)        |
| √ 吴绍周..... | 秦 旭 (123)       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杨 斌  | 甘 辛(130)             |
| 吴厚安  | 李祖铭 甘国鉴 曾启达 黄寿华(136) |
| 陈贡章  | 陈远卓(143)             |
| 张鹏霄  | 谢世贤 方 文(150)         |
| 吴少峰  | 吉易(154)              |
| 王天锡  | 继 勋(138)             |
| 莫 御  | 傅文正(162)             |
| 杨正才  | 万昌高 杨昌润(166)         |
| 张岳奇  | 陈远卓(173)             |
| 孙鸿涛  | 傅文正(180)             |
| 编后说明 | 编 者(184)             |

# 陈 鸿 勋

曾启达

陈鸿勋，又名陈铭勋、陈鸥勋、陈大六，清道光十年五月（公元1830年7月）生于麻江县笔架乡。从五岁时起，陈随舅父刘义成到榔琊闭门练武，八年功成回家，因他行侠仗义，好打抱不平，故有人称他为“陈大侠”。

咸丰二年四月八日（公元1852年5月），鸿勋离家出走，直趋贵阳，意在再投高师入门深造，适逢刘仪顺（系湖南人）领导的灯花教（白莲教支派）在贵阳增扩教民。鸿勋一时投师无门，便毅然加入灯花教，以传教方式在贵州各地发动各族农民反清抗暴。因灯花教旨在为解民悬，救民于水火，故深得人心，群情振奋，严重地冲击着腐败的官府衙门。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武力镇压，陈鸿勋由此而被捕入狱。

咸丰四年八月六日（公元1854年9月27日），黔北地区杨龙喜在桐梓九坝领导农民义军挥师来下，攻陷桐梓、仁怀，总督罗绕典率兵镇压，义军伤亡百余人。九月初，杨龙喜带领义军撤至黔西，继而南下，经罗甸、平塘，九月下旬抵达都匀。咸丰四年十月（公元1854年12月4日），杨龙喜亲率义军由都匀经贤昌、高枳攻打麻哈（今麻江）州城，知州何铤令清兵奋力抵抗，州城危在旦夕。何铤无计可施，便将陈鸿勋释放出狱，充当练勇防御义军，令其立功续罪。其实陈鸿勋对清军早已深恶痛绝，释后数日，便乘隙逃至都匀枫香坳，与杨马客、罗五结拜为弟兄，进一步扩大教民组

织，率领教民起义。

咸丰五年四月（公元1855年5月），陈鸿勋联合柳天成领导的义军一起攻打八寨厅（丹寨县），未克。进而围击麻哈州城，知州何铤令众清兵尽力抵抗，双方对峙三天三夜。巡抚蒋霨远得知后，即调古州（今榕江县）清兵增援。由于力量悬殊，陈鸿勋率兵退至新场、抵麻一带。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二日（公元1858年3月7日），陈鸿勋、柳天成、罗光明、沈大六（又名沈天和，凯里人）等领导的各路义军联合攻打麻哈州城，提督佟攀梅、知州何铤亲自督战防守，但义军攻打迅猛异常，首领冲杀在前，士兵尾随于后，义军刀矛指处，清军尸横遍野，民练企图打开城门逃跑，义军乘势攻入，州城被毁，清提督佟攀梅、知州何铤、吏目余宝鋹、守备刘尊权、千总王元魁、把总汪见龙等人命归黄泉，全城死伤数千人。

麻哈州城攻陷后，陈鸿勋班师回营，撤至都匀坝固、枫香坳一带扩整队伍，义军已达三千余人。咸丰八年至九年（公元1858年至1859年），陈鸿勋曾多次率领义军攻打都匀、八寨、清平（今凯里市属）、平越（今福泉）等州府，各地官府惶恐不安。

咸丰十一年秋（公元1861年），陈鸿勋再次率领义军出枫香坳，经甘巴哨，直捣平越，鏖战三天二夜，终因寡不敌众，损失惨重，义军伤亡十之八九，陈被迫投降官军。仅月余，清兵肆意惨杀义军，陈鸿勋目不忍睹，便愤然离开官军投靠义军潘名杰、潘名德部下。同治元年（公元1862年），潘名杰兄弟俩率领义军攻克贵定后，怀疑陈鸿勋及其部属另有它图，便将陈鸿勋杀死于城中。

# 罗 大 春

高中元

罗大春，乳名佛灵，生于清道光十三年（1833年）施秉县城关镇古楼街施家冲的一个贫民家庭。其父名璋，字裴然，自耕田地兼作小贩。母亲廖氏，家中主妇，早歿。大春有姐四人，他排行第五，因是独男，父母十分钟爱。入学取名大径，从军后，因径与惊谐音，不利，更名大春。清光绪十六年（1891年）在福建省建宁镇总兵任上病故，终年五十八岁。

罗大春十七岁时，只身离家出走谋生，到古州（即榕江）入清军天柱营充任余丁。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。1851年，爆发了太平天国军起义，农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。清王朝在镇压太平天国军的战争中，罗大春“……几乎无役不与无战不先”，因而连年升任。他以“每战当先，功绩超群”、“攻踏贼垒，战勋卓著”、“有胆有识，智勇兼优”而青云直上，从一名余丁到守粮、战兵、外委、守备、都司、游击、参将、总兵、提督，官阶封从一品。他视清王朝为国家、民族利益的唯一代表，以效忠清王朝就是效忠国家。在授与他湖南抚标中军参将时，感恩戴德地说：“恩愈重，图报愈难，自兹以往，益不敢以此身为罗氏有矣！”正因为他愚忠清廷，成绩显赫，三十四岁便升了提督，成为清

军一名有声望的高级指挥将领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罗大春的晚年有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，作了一些有益于世人的事绩。

其一，在任福建水师提督时，“同治十三年渡台会办防务并开山抚番事宜”。他率队从金门渡海东征，与法国、荷兰侵略者进行大小数十战，终于将他们赶出台湾，巩固了国防，并带领台湾同胞开山种粮，发展生产，安抚各族人民休养生息，和睦团结，有战功也有政绩。为表彰他的功绩，清政府先后发给他四张功牌，台湾人民建造了罗大春纪念馆。这是罗大春一生中最为光辉的一页。

其二，他晚年著述的《思痛录》一书，虽是“自述其一生，身莅戎行，历经危难情状，有痛定思痛之意”，“未肯轻易付梓，但传于家，俾子孙世守之，以为鼻训而已”。然而它却涉及当时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各个方面的问题，是一部有历史价值的传记著作。出生草芥，读书几月，一生行武的罗大春，在晚年却“雅好文墨”，能著书立说。当时大文豪俞樾看了《思痛录》后为该书写了序，序中说到“自述《思痛录》二卷”。可惜现仅存一本。言及“……势之盛衰及同时共事之人贤否？功过无不具于此篇”。不仅盛赞罗大春是“卓然中兴名将”，“岂独见君之将才哉！”同时对他的“史才”十分欣赏，“君虽绛灌之伦而雅好文墨……谓其简不失要约，不伤严心，好之”。可见他虽然读书不多，却历史知识宽广，文字通顺而简明，有一定的文才。

其三，罗大春“尤喜刊刻书籍。如左文襄奏稿、史纬、吾学录、批点四书、活人方等，皆梓行于世。”诸书三万余

字，均系木工逐字雕刻，其耗时、耗力、耗资之巨可以想见。从内容上看，四书之教是传播文化及道德修养的，《活人方》是治病的，可见他志在救世的良苦用心。“又择省城（指杭州）贡院之东文龙巷口购地二亩余建造试馆一所，棲息西、龙（即衢县、龙游两县）两县乡试士子，费银三千余元”。也说明罗大春对文化教育的关心与重视。

此外，罗大春还有许多独特的个性。他在治军、治家中都有及严格的要求，对违犯军纪、家规者决不容情，对人民群众则关心爱护。在清军中，“独他所部多客兵，又素健斗，虽荡折而流亡独少”，故有在他的军中收买部下。有一兵勇丁某被熊天喜部收买过去，罗察觉后当即将丁某处决。他的长子因违犯家规，也被他亲手杀死。在湘潭，过路清军纪律败坏，抢劫、奸淫，一百多名妇女被迫逃出，罗大春“执信矢”前往逮捕不法者以示众，又将这批妇女集中于行馆内终夜逻守，加以保护。对于自己的部队，特别注重“严殃民之禁”，决不容许扰害人民。故翰林院编修兼赞襄军务李鸿章曾说：“余与罗君虽未谋面，然知其勇敢善战且得民心。”他重感情而仗义疏才，不仅对提携和重用他的上司之恩必报，就是跟随他转战南北的一匹白马也不忘报德，这匹坐骑老死时，赠以白玉两只作陪葬，并为举行葬礼。正如他自己所说“裸身入伍……为诸大帅所重，所得尝不下千金……任其挥霍，遍交天下豪杰，以与其生死，立功名。”为避免后人挖掘坟墓，在为其父母及妻子安葬时不放任何陪葬品，并嘱后人在他的安埋中亦不要陪葬金银财物。上述坟墓在文革中都被破坏过，均一无所有。

# 邹馨兰

邹保熙

邹馨兰，名位揆，字循陔，邛水（今三穗）大长市人，生于清道光己亥年（1839）正月二十一日。少时，随叔祖父邹仲绶先生读书。仲绶虽仅贡生，然在湘西和黔东各县很有才名。

馨兰长大，才华过人，他不因父亲为国战死而荫袭功名，仅以附生身份在镇远知府衙门充幕僚。知府吴自发发现他凡“匡谋肇划，动中窍要”，即受到重用，积功保至候补知府，分发湖南，暂充湖南巡抚御史署之知府銜差官①，旋奉命解湘省援滇协饷至昆明。时，法侵越、英侵泰緬，边境时有纠纷，执政者甚为忧虑。云贵总督刘长佑接见馨兰，略论时局，诧为异才，挽其留滇，并专折奏请朝廷，调任在云贵总督幕府襄办军务。事竣，乃委其主持大关厘金②。馨兰到任后，“闢免陋规，严禁苛索，弊绝风清，涓滴归公，”自书门联于税署云：“概免零星落地，咸游化日光天”，示大家都要奉公守法。

不久，馨兰调任永昌知府（今保山）。永昌地界辽阔，时镇康傣族土司出缺，刁闷、景图等酋长争袭土职，各聚众数千上万，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即将爆发，全府震惊！馨兰单骑前往制止，面谕诸酋以利害得失，并妥善调处，使诸酋咸服，各退返原地，一场大规模的械斗，得以和平解决。斯

时，王相国文韶正调任云贵总督，对此深加期许曰：“今之汾阳也③！”并专折朝廷保荐，有“该员才堪应变，品学兼优，为道府中不可多得之人才，倘蒙天恩擢用，必能独当一面，为国家宏济艰难也！”等语；清廷特旨嘉奖，交军机处，以道员存记，遂调任昆明知府，旋简升蒙自道员。

蒙自与越南接壤，自法并越后，越溃兵头目阮朝宗、麦贵安等聚众千余，不愿回国，在边境流窜，将酿成匪患，馨兰亲自出面招抚，将他们妥善安置在我国境内为民。因其政绩显著，奉旨陞授为云南按察使，并赐一子世袭骑都尉。

自法并越，英并泰緬后，并妄图蚕食云南，不断挑起边界事端，官场中畏洋人如虎，多主张退让。馨兰愤然曰：“国家疆土，乃历朝祖宗披荆斩茅所开创，岂能轻易以寸土予夷？”总督、滇抚壮之，保奏馨兰为中法（滇越）、中英（滇緬）划界专使。馨兰精选熟悉历代疆土掌故之人为随员，又找出宋、元、明、清各朝的方輿图、志④的原始本或精拓本，及有关档案资料，先进行中法（滇越）划界。由于历史资料准备得充分，馨兰据理力争，中法（滇越）划界得以顺利进行，我国未损失尺土寸地。

划界期间，馨兰因受烟瘴致疾，随员劝馨兰回昆明治疗，奏恳朝廷，另遣中英（滇緬）划界专使，馨兰则云：

“僕与公等皆文士也，文人折冲俎豆，即武人浴血疆场也，公等熟读书史，岂不知兵法云：‘故前易帅，兵家所忌’耶？”僚属咸佩其言，鼓勇前往，进行中英（滇緬）划界，历时月余方成。时馨兰已病入膏肓矣！僚属忧形于色，馨兰笑谓众曰：“武人血战疆场，马革裹尸，甚者暴骨异域，难正首丘⑤，唐人诗云：‘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争战几人回！’僕

与公等，不负钦命而归，人生之大幸也！”闻者泣下。

光绪丁未年（1907年）六月二十八日，馨兰歿于返昆途中，享年六十八岁，沿途官绅士民拦祭、路祭，多有号啕痛哭者。

清末外交多屈辱，惟馨兰主持中法（滇越）中英（滇緬）划界，不畏强暴，正气凛然，大节无亏，卒于道途，感人至深。云贵总督（锡保）暨抚院两司、各道、府、县官绅联衔联名向朝廷申奏，而滇人在京之显宦罗瑞图、李坤、王鸿图、张楷、陈度等，亦向朝廷赞誉。奉旨，追赠内阁学士，恩赐其子为一品荫生，荫知州⑥；又奉敕，将其平生事迹宣付国史；旨谕：入贵阳城治丧，贵州三司⑦主持丧仪，葬于修文县扎佐大坝。

#### 注释：

①清时候补官，不论道、府、县衔，均无薪俸，衣、食、住自理，但每日须来抚署候差遣，不能远离，俗称听鼓；而差官则在总督、巡抚衙署，有一定职掌，有薪给，如民国之候差员。

②大关，同今之海关。

③汾阳，指唐时郭子仪单骑平回纥叛乱事，子仪以平安史之乱（安禄山、史思明），积功封汾阳王。

④古人呼地图为方輿图，诂则为图之起明。

⑤古人云：“狐死正首丘”，意即归葬祖塋。

⑥荫知州：即其子成年后，不经任何宦途，如科举，僚佐、军功、捐纳报效等，可直接派充为州县官。

⑦三司，为巡抚御史都院，布政使司，按察使司。

# 吴慕尧

吴恩荣

**编者按：**近年来，《贵州日报》、《人民政协报》、《贵阳晚报》、《南社》、《南社丛谈》、《南社纪略》、《贵州文史资料选辑》（第十辑）等报刊杂志，都在有关文章中提到吴慕尧。但对其生平事迹全面介绍甚少。吴慕尧是本文作者的叔曾祖父，作者根据平刚之《贵州革命先烈事略》与家传记录，整理此文，供研究参考。

吴慕尧，贵州锦屏县钟灵乡寨稿村人，苗族。清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生于四川荣州（今荣县），原名吴尚隆，排行第九，人称“九爷”（民国初年的“辛亥革命人物画像”亦用此称）。后随告老还乡之父吴师贤（号齐之）寓居贵阳（住铁局巷、苏家桥）。他生性聪颖，勤奋好学，悯贫嫉恶，慷慨豪爽，且少有大志，喜鸣不平。一生崇敬荆轲、文天祥、史可法等英雄人物。尤喜诵读文丞相的《正气歌》。幼时曾由长兄贵阳学官吴尚恭监督学习四书五经。父早逝，赖兄教导，后为贵阳学府廪生。光绪癸卯（1903年）吴慕尧在筑应乡试，品学皆优，文有见地，因其思想进步，有意维新，故当局诬其文“有乖时宜，章法不工”，遂不予优取，仅录为举人之“榜纂”（副榜）。他甚感不公，非常气愤，找当事者质问，考官却避而不见。他一怒之下，将门踢破，

于是惹出事来，后经多方斡旋，方免于难。

在此之前，他立志习文，广开教化，决心以桐城派古文为师范，以苏（轼）黄（庭坚）之诗为宗模，刻苦钻研，孜孜不倦，崇尚至迷，成绩卓著，颇有名气。为表其心志，增号“慕姚”，字“肅”，取仰慕桐城派首领姚鼐之意。因学有长进，声名日著，甚得其师何威凤（字翰伯，清镇人，贵州名儒，近代书画家）、学使严修（号范孙，天津人，老维新派，教育家）、师友夏同和（麻江人，末科状元）等器重，遂于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由贵州德政中学考送京师大学（未卒業）。

因“放蕩不羈，宣传邪说”，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离校返筑，习文自娱，静观时态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四月，在省城他代表贵阳地区与辛亥革命志士彭述文（代表修文地区）、筑中名士聂树楷（代表贵阳地区）、老维新派陈廷策、学士黄禄贞（皆代表安顺地区）长侄吴学海（代表黎平地区）、次侄吴炳光（代表贵阳地区）等18人，倡组“贵州不缠足会”。当时会址在省城东门月城内文昌宫，刊印了《贵州不缠足会条约》，内附张之洞的“戒缠足会章程叙”，梁启超的“戒缠足会叙”，林琴南的新乐府“小脚妇——伤缠足之害也”，力主天足，反对摧残妇女之恶习。（详见《贵州文史丛刊》1981年第四期翻印稿）

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授独山训导。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8月，被贵州巡抚李经羲选派参与知府吴嘉瑞、陈鸿年，教员黄禄贞等十四人前往日本考察学务。在此期间，与留日学友交往甚密，受到孙（文）黄（兴）学说影响，于是从维新转向革命，反满救国之志日坚。为表其心志，又将“慕姚”

改为“慕尧”，取景仰如向往尧舜大同之治之意。因传播革命，频遭猜忌，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去职返筑，旋即与生母宋氏回原籍锦屏。初归故里，目睹杉乡，感时愤世，情思不尽，遂作诗曰：“蔽日杉松壮故乡，得天独厚世无双。纵然河岳千般好，国破民贫亦感伤。”在此期间，他积极宣传革命，发动长侄吴学海（廪生）、次侄吴炳光（举人）、三侄吴德昭（生员，笔者之祖父）、堂侄吴德辉（生员）等参与其事。后来，学海等在贵阳入自治学社，返正后，应故乡父老之聘，率长子元鼎回原籍锦屏首创学社。其余三人赴武汉联系，后回乡参与黎平府的革命活动，其中德昭公阵亡于广西。为献身革命毁家纾难，他在故乡变卖田产150余亩。之后，由族侄吴德光陪同护送，从锦屏三江乘船出境，到湖南洪江后，竟只身一人经湘鄂沪宁，直赴津京，考察时情，联络同志。临行前，面对乡民父老痛斥清廷与军人的罪行，并破指滴血入酒，当众立誓：“祖国不独立，吾身不独立，誓死不回！”

慕尧青少年时，其父兄曾数次为他择婚，但多是仕宦闺秀，三寸金莲，弱不禁风，所以他屡次拒绝竟遭家庭封建势力的非难。然而，他却志向坚定，生死不从，并正告家人：

“婚姻乃终身大事，不得轻易为之。昏女不要，因女联姻，三寸金莲，庸碌之辈，非吾愿也。”后来，他们在《贵州不缠足会条约》虽明文规定：“入约时，未逾十岁之男，无论约内约外，均可联姻，惟不得娶缠足之女。如未聘而逾十岁，不能待不缠足之女为婚者，听其便。”而他依然坚持己见，不娶缠足之女，为此，迟迟未婚，直到从事革命活动时，已是三十年华，才由友人介绍，自己作主，在天津找到

一位志同道合的王氏为妻。戊申岁（1908年），他在北京遇见进京“引见”（由官员引领拜见皇帝）的同乡姻侄、广西兴陵县知县宋翥。酌饮间，他对宋说：“皇帝将尽，何朝之有？”宋未明其意，他便直截了当地讲：“革命烽起，皇帝快要完蛋了。”闻者惊惧，急止勿言。他却朗笑纵谈，毫无他虑，复又感慨地说：“姻侄枉为汉裔，实乃牛马耳……”宋问何意，他正色以告：“满清官宦，皆如牛马……花翎若尾，粉鞭若蹄，朝珠若铃，马褂若鞍……吾等炎黄后代，七尺男儿，怎肯甘心服务于满贼？！”宋笑问：“如此之说，表叔亦穿官服，任职皇清，又何言哉？”慕尧却坦然地借用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中的话说，“悟以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，实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……”铮铮教语，使宋瞠目结舌，诚惶诚恐。直到四十年代，宋还多次对我们讲起这事，夸赞慕尧的才智和胆略。

反正后，他在贵阳见刘（显世）任（可澄）辈所为非义，勾结云南唐继尧率滇军入黔，大量屠杀自治学社成员和革命者，对此极为不满，大相讥评，因而遭忌获罪，被迫离筑，再走京津，联络黔省志士，欲除强暴。

他于1911年参加“南社”，民纪元年二月始正式入同盟会。任辛亥革命志士田桐（号梓琴）在京津创办的《国风日报》主笔，常有讽刺作品，多遭时忌。袁世凯称帝，倒行逆施，他更深恶痛绝，竭力攻击，并增“虎头”字号，以表白龙虎相斗，水火不容，誓与袁帝制之“龙位”抗争到底的决心。袁氏侦骑四出，封闭报馆，慕尧遂避走上海。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三月，袁世凯在国会召开前夕，派人暗杀革命领导者宋教仁，于是“二次革命”起。此时，慕尧与“南社”

发起人之一的陈去病（号巢南）同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秘书，随贵州自治学社首领张百磷在南京佐黄兴起义。其时，张任秘书长。是年八月，冯国璋和张勋以大兵进犯，气势汹汹，从扬州和蚌埠两路重兵直逼南京，妄图扑灭革命。张百磷奉黄兴命赴上海谒孙中山，商议战守问题，令慕尧与黔省同志多人留守南京。他激励将士，身先士卒，屡登城楼，率众杀敌。撑持近二十日，冯张迭犯，均被击退。后因兵少援绝，方才撤退。慕尧遂奔上海，旋赴日本。在日著文痛述袁之奸形，嘲讽尽致。袁氏对其恨之入骨，悬赏五万元通缉。

次年，慕尧由日本潜返上海，密谋除袁。时遇流寓上海的清候补道员姜俊民（一作姜靖丞，贵州平越，今福泉人），彼此相谈甚契，欲假饮食以杀袁。慕尧将此事和岑春煊公子相商。因春煊背与袁仇，其子亦久谋以杀之。某日，他们密议于岑宅。适大定（今大方）陈百朋往访岑公子，突出其间，众皆惊异，议语即止。百朋疑之，将退而返。岑氏见状，不便掩饰。便说：“虎头，百朋非若同乡耶，且均为同志，何讳为？”不得已，众乃将所谋以告。百朋闻之，亟表赞同，回归之后，以此告熊天泽。先到北京的姜俊民则通过袁世凯的一个侍从武官，结识了大总统府的某厨役，该厨役答应行事，但要价很高，一时未能下手。如此讨价还价，拖延时日。姜俊民将情况与在沪的慕尧等联系，要求速筹巨款。时党人经济拮据，用度不支，难以应急。后“夜长梦多”，叛徒告密，事机泄漏，遂遭不幸。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正月初六，慕尧忽接一书，内称有刘俊三汇款来济，须至某处取兑，他喜而雀跃，呼同志凌汉舟同往。当由法租界出发，将近华界的褚家桥时，贼数人忽跃出，猛挟慕尧上汽

车，逃入华界，汉舟力拒敌人，后得绝裙而逃，幸免于祸。慕尧由镇守使署解北京后，袁贼对其与先捕之姜俊民等，软硬兼施，终不能伏，遂将其杀害于军警执法处。慕尧时年38岁，遗妻王氏，子女各一。

在狱中他作“绝命诗”十首，爱憎分明，毫无它虑，悲壮慷慨，气节高尚。中有“慷慨挥椎搏浪沙，丹心一片兴中华。男儿一死无他恨，大千世界是吾家。”“负我秦椎搏浪沙，杯弓蛇影镜中花。人生到此何须说，打点黄泉向店家。”就义时，他大义凛然，毫无惧色，痛斥袁贼，并鼓励同志：

“吴虎头今日死矣，愿诸同人前仆后继！”观者莫不感动，争夸革命党人之英勇。

# 吴 传 声

力 文

吴传声，号嘏鸾，1876年（清光绪二年）生于麻哈州（今麻江县）下司镇。其父从事小手工业，母亲赵氏、苗族。传声自幼聪慧，勤劳勇敢，颇为父母喜爱。十五岁时，他的父亲被县衙差役凌逼，激怒他痛打衙差，县官大怒，下令要拿办他，因此他出走昆明。

清末，云南正在编练新式陆军，他入伍新军七十四标。未久，被保送入云南讲武堂学习。堂中教官张恣（号云甫）贵阳人，思想先进，常对学生宣讲救国必革命，革命应先排斥清王朝，吴很感兴趣，张亦视吴为优秀学生，师生二人尤为接近，暇常倾心畅谈，并述献身于祖国进步事业之道。在堂三年毕业后，任云南陆军十九镇七十五标连长。在军中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，成为云南临安（今建水）新军起义的骨干人物之一。

武昌起义后，昆明于1911年重阳节，新军由蔡锷领导起义，率队进攻清总督李经羲于五华山及军械局等地。此时，吴传声在第一营管带唐继尧率领下，向总督衙门突击，两次均未得手，后第三营来援，传声奋勇前进，击溃顽强守军，残敌投降，他荣立战功。

当武昌汉阳战事吃紧，云南都督蔡锷命唐继尧为北伐军司令官，于1912年（民国元年）1月29日从昆明出发，吴传